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

葉貴良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2005年度高校古委會資助項目（編號：0556）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

葉貴良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Bp52
201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葉貴良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10. 12

ISBN 978-7-80752-712-1

I. ①敦… II. ①葉… III. ①經文(道教)—研究—IV. ①B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10696 號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輯校 葉貴良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 bsbook. 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028)84122206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1.5
字 數	28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712-1
定 價	2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凡 例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五指出古書自有體例，“不通其書之體例，不能讀其書，此其大義之所存，昔人所謂義例也”。

一、本書由前言、輯校、附錄三部分組成，輯校部分是本書的核心。輯校部分又由提要、說明、錄文、校記四部分組成。

二、本書所用之底本來源於敦煌本，而參校本則有敦煌本（包括敦煌類書）、道藏本、他書引文、今錄本四個來源。敦煌本是指《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敦煌寶藏》、《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大谷文書集成》以及確認為敦煌寫本的公私藏本；道藏本是指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正統道藏》和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中華道藏》；他書引文是指古代道、俗文獻引用的有關文字，主要來源於涉道文獻；今錄本是指二十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已經發表的錄文。

三、本書所引敦煌文獻均用中文簡稱標注藏家：“斯”指英

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 (M. A. Stein) 編號的敦煌寫卷, “伯” 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 (P. Pelliot) 編號的敦煌寫卷, “俄敦” 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藏敦煌寫卷, “國圖” 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卷, “北大敦” 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敦煌文獻, “上圖” 指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上博” 指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卷, “津藝” 指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寫卷, “浙” 指浙江藏敦煌寫卷, “甘” 指甘肅各藏家的敦煌寫卷, “臺北” 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文獻, “貞松堂” 指羅振玉貞松堂藏敦煌文獻, “散” 指王重民《敦煌遺書散錄》編號, “大谷” 指日本大谷光瑞考古隊所獲敦煌吐魯番文書; 道藏本則分別標以《正統道藏》和《中華道藏》; 今錄本標示如下: 日本學者鎌田茂雄《道藏內佛教思想資料集成》中的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十卷錄文標以鎌田茂雄本; 王卡整理的《中華道藏》則標以《中華道藏》本; 萬毅《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錄文及解說》的錄文則以“萬文+敦煌卷號”, 如“萬文斯六〇二七號”加以區別; 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太玄真一本際經的成立和思想》校錄的《本際經》則標以山田俊本。

四、引錄敦煌文獻時, 泐滅或未能辨識之字用“□”號表示; 據上下文、文意或異本補出時, 則加[]注明; 如原卷本身有脫字, 也以“[]”號標示; 如對所錄文字沒有把握時, 則在該字後加“(?)”表示; 原卷文字有誤時, 通過校勘可正者, 則直接正之, 並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 附錄部分若原文有誤字則隨文正之, 正字如括弧()以示區別。本書除特殊需要外, 一般的俗體字、異體字、訛字、缺筆避諱字徑改為通行繁體字; 假借字、古今字、武周新字、避諱代用改用字及少數具有

寫本特色的異體字則照錄。

五、寫卷同面或正面、背面抄有不同內容，則在卷號後注明其在卷中次序。如：國圖八六三九 vb 號，“v”代表背面，“b”代表該件經文寫於該面第二位上。

六、本書引用敦煌文獻資料標明卷號，引用其他文獻資料則採用腳注的形式，以便稽核。所引文獻若有分欄，則在頁碼後用英文小寫字母加以表示。如上下兩欄以 a、b 表示，上中下三欄以 a、b、c 表示，四欄則以 a、b、c、d 表示。如《道藏》第 1 卷 618 頁中欄，則在引文後標注：《道藏》卷 1/頁 618b。

七、為求行文簡潔，書中稱引前哲時賢之說，皆直書其名，不贅先生字樣（姓氏除外），敬請諒解。

前 言

《太玄真一本際經》簡稱《本際》、《本際經》，有時或稱《太玄經》。唐·玄嶷《甄正論》卷下云：“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① 文獻明確記載，該經前五卷為隋代道士劉進喜所造，後五卷為唐代貞觀道士李仲卿所續。

一、《本際經》產生的宗教背景

《太玄真一本際經》共分十卷：卷第一《護國品》、卷第二《咐囑品》、卷第三《聖行品》、卷第四《道性品》、卷第五《證實品》、卷第六《淨土品》、卷第七《譬喻品》、卷第八《最勝品》、卷第九《秘密藏品》、卷第十《顯明功德品》。該經是一部隋唐時期出現的有着廣泛影響的道教經典，它的產生與魏晉以來的宗教背景是分不開的。

（一）《本際經》的產生是道教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

《本際經》是一部重在闡述重玄義理的重要的道教著作。盧

^① 《大藏經》，卷 52/頁 569c。

國龍說：“劉進喜、李仲卿本北方道教學者，南北朝時北方道教重隱修，少著述辯議，但唐初由於與佛教學者展開理論論爭的需要，劉李二人一改傳統學風，積極參與辯議，從事著述，並以重玄之道為宗趣。重玄之道淵源於東晉南朝，是盛唐以前道教的主流思想和最精深的理論。劉李二人因論爭需要而闡發重玄之道，不但使南學北傳，而且在南北方學術相結合的基礎上，又因為長安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影響，拉開了重玄之道全面展開和理論深入的歷史序幕。”^①

聖凱在《論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義》一文中也說：“在‘重玄’思潮的影響下，道教加強了各種抽象理論如自然、道德、法身、三一等觀念的探討，所以‘自然’義的研究與思辨抽象能力更加提高了，‘自然’與‘因緣’的結合進一步得到加強，這在約成書於隋代的《本際經》、《道教義樞》以及其他唐代道教著作中充分表現出來了。”^② 因此，我們認為《本際經》的出現是道教理論產生、發展、深入的歷史必然。

（二）《本際經》的出現又是魏晉以來佛道論爭的歷史產物。

魏晉以來，隨着佛教勢力的壯大，佛道之爭也逐漸升級。為了應對佛教的挑戰，道士們在立足中國傳統哲學的同時積極堅持探索宗教義理與修持方法，主動吸收佛教的般若學思想。

六朝時期，道教發展了東晉以來的重玄學。在重玄學不斷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佛教思想對道教的影響和滲透起了很大的作用。

聖凱在《論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義》一文中說：“從兩晉一直延續到唐代，道教與佛教在知識與思想上的較量，促成了道教

① 卢国龙《将示重玄义 开发众妙门——〈本际经〉研读》，《中國道教》1993年第4期，頁19。

② 聖凱《論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義》，《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頁101。

向形而上、追求超越的方向轉化，‘重玄’就是這個方向的表現。”^①

《本際經》大量吸收佛教義理，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很深。《本際經》在篇章結構、用詞術語、宗教思想等方面都與傳統文獻迥然有別，模仿佛經行文風格的痕跡還是比較明顯的，這些佛教成分對闡發道教重玄学的道体论和道性论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際經》也因包含過多的佛教元素受到佛教徒的猛烈攻擊。唐·釋法琳《辯正論》卷第八《出道偽謬篇》第十“偷改佛經為道經謬”條：“君子曰：如前所列法門名字，並偷佛經為其偽典，一一尋檢部部括窮，備取《涅槃》、《般若》之文，或偷《法華》、《維摩》之說，其為竊盜取驗目前，博識名儒咸所詳究，未遑委出略舉其大旨也。”^② 釋法琳抨擊道教“偷佛經為其偽典”，被點名批評的道教作品就包括《本際經》。因此，我們說《本際經》的產生又與佛道之爭有很大的關係。

（三）《本際經》的產生是佛道兩教思想互相融合的有力見證。

隋唐時期，重玄理論成為道教的主流思想和最精深的理論，道教繼續大量吸收佛教義理，同時，道教也展示了自己包容與開放的胸襟，開始擺脫簡單照搬佛教義理和術語的粗放式的模仿，佛教的某些理論已經成為道教思想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唐代，重玄學大興於世，《本際經》成為佛道兩教思想互相融合的有力見證。

① 聖凱《論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義》，《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頁101。

② 《大藏經》，卷52/頁544a

二、《本際經》在唐代的政治地位

在唐代，《本際經》很受朝廷和道徒的重視，有着很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敦煌出現大量的《本際經》寫本，而且能夠較為完好地保存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敦煌與道教關係密切。

唐王朝為了附會圖讖，自稱老子後裔，極力尊崇道教。武德八年（625）定三教的次序為道先、儒次、佛後；乾封元年（666）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甚至視道士、女官為宗室，如開元二十五年（737）制“道士、女官宜隸宗正寺”^①。

唐太宗龍潛時曾封為敦煌公，天寶元年（742）七月，玄宗又下詔特賜隴西李氏敦煌、姑臧、絳郡、武陽四房隸於宗正寺，敦煌李氏成了皇親貴族之後，對祖宗“玄元皇帝”之教自然更加不敢怠慢了。敦煌大族與道教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這勢必影響民間的風俗習慣。可以這麼說，敦煌從貴族到民間都有較強的崇道情結。

（二）李唐王朝多次敕寫《本際經》。

李唐王朝曾多次敕令全國各地的道觀誦讀《本際經》。

唐玄宗《令天下諸觀仍轉本際經敕》云：

朕每念黎庶，無忘餐寐。冀其家給人足，富而且壽。宏濟之方，莫如道教。大聖垂範，微言粲然，遵而行之，其應何速。況時將獻歲，萬物發生，既協陽和，或存惠養。宜令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常轉《本際經》，其四

^① 《舊唐書》，頁207。

大齋日，每百官齋之日，常令講誦，庶澤及無外，稱朕意焉^①。

《混元聖記》卷八載開元二十九年辛巳十二月詔令云：

宜令天下諸觀，自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常轉《本際經》，老君所降以富國安民者也。^②

次年全國大熟，皆以為轉經之驗，再令天下諸觀續轉《本際經》，此即《令天下諸觀仍轉本際經詔》，詔云：

善利萬物，莫先乎大道；孚佑兆庶，實賴於尊經。朕每念黎庶，無忘惠養，嘗冀盡登富壽之域，永無凍餒之虞。所以去年，具有處分，令天下諸觀轉《本際仙經》。逮至今秋，果聞有歲。自非大聖昭應，孰臻於此。宜令天下道士及女道士等，待至今歲轉經訖，各於當觀設齋慶贊，仍取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依前轉《本際經》，兼令講說，其所設齋度慶，亦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知朕意焉^③。

我們從這些用皇帝詔令形式發佈的政令就可以看到《本際經》在道教信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教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

除了讀誦，抄寫道經也是道士、女官、信徒積功累德的重要途徑。明代學者胡應麟曾說：“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雖然唐代雕版印刷已經發明，但並未廣泛流行，道教的流佈仍然依靠手工書寫。唐朝歷代帝王皆尊崇道教，唐王朝屢次敕命模寫道經，模寫道經成為倡行道教的重要舉措。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二宣傳寫經功德時就這樣說：“隨我本心，廣寫供養。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條軸，

① 《全唐文》，頁 168a。

② 《道藏》，卷 17/頁 865b。

③ 《全唐文》，頁 150b。

函笥藏舉。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①

唐代道士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二《寫經鈔》說：

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明，博聞妙蹟，恒值聖代，當知今日明賢博達，皆由書寫三洞尊經，非唯來生得益，及至見在獲福^②。

又引《大戒》云：

抄寫尊經一錢以上，皆得七十四萬倍報。萬錢已上，報不可稱^③。

從敦煌保存的道經所透露的信息看來，唐代社會傳誦的經書以手寫本為主，敦煌所見的《本際經》寫本無一例外皆為手寫本。

《本際經》寫本用紙的質量很好，書法精湛，所有這一切都是道教徒堅定信念的集中體現。

我們認為，《本際經》的流行確實與唐代帝王的提倡有很大關係。

三、《本際經》與天師道的歷史淵源

《本際經》的產生與張道陵創立的“天師道”有着密切的聯繫。該經用了很多筆墨歌頌天師道創立者張道陵的神功偉績，從這方面來看，《本際經》蓋出天師道後學之手。

（一）張道陵創立道教

漢末，張道陵來到蜀地，隱居於鶴鳴山，並於順帝永和六年（141）創立“正一盟威”之道，自稱“天師”，道門又稱之為“正一真人”，所創之道又稱為“天師道”。“天師道”以符水治病

① 《道藏》，卷24/頁749b。

② 《道藏》，卷6/頁925c。

③ 《道藏》，卷6/頁925c

救人，規定入教者需交五斗米，俗因稱“五斗米教”。“天師道”尊老子為教祖，奉《道德經》為經典，以“道”為最高信仰。張道陵為闡揚道教教義又造作道書二十四篇，立二十四治，制定律令，設立道職，初來學道者稱“鬼卒”，受本道已信則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領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道團組織的建立標誌着中國道教的正式成立。

據《神仙傳》卷五記載：

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本太學書生，博採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經》，修煉於繁陽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漸漸復少。後於萬山石室中，得隱書秘文及制命山嶽眾神之術，行之有驗。

初，天師值中國紛亂，在位者多危，退耕於餘杭。又漢政陵遲，賦斂無度，難以自安。雖聚徒教授，而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間，已成道矣。聞蜀民樸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備藥物，依法修煉，三年丹成，未敢服餌。謂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當沖天為真人。然未有大功於世，須為國家除害興利，以濟民庶，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庶無愧焉。”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內見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為福庭，名之化字，降其帥為陰官。

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為市，擅行疫癘，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後，陵斥其鬼眾，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為誓曰：“人主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誅戮。”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

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並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①。

《神仙傳》意在神化張道陵，但其中許多教跡還是有相應的歷史記載作印證的。

（二）張道陵在《本際經》中的形象

在《本際經》中，張道陵已是一個神話人物，但仍保留着凡人的性格特徵，他來往於仙凡兩個世界，溝通人神，為大衆修仙牽綫搭橋。

《本際經》稱，張道陵是虛皇太上大道君的弟子，受命三天法師之任；又是凡間道教信徒的老師，被道徒尊稱為天師。他是個半人半神、處於現實與虛幻之間的人物。他由凡入聖，勇猛精進，好學不倦，聽命於天尊和道君；又由聖入凡，濟物度人，肩負着教導和指引大衆通達仙界的重任，對弟子、信徒諄諄善誘，唯善是與，開度一切有緣。

張道陵不但是道教的創立者，他在《本際經》中還是天命的接受者、道經的創作者、大衆的引導者。

1. 天命的接受者

在《本際經》中，張道陵是天命的接受者。張道陵的“三天法師之任”、“道法道術”、“傳教權力”以及“神力”、“慧力”都受之於天。

（1）受職於天

張道陵的“三天法師之任”是太上道君所授，他也是奉太上道君之命到凡界濟物度人的。

該經卷第三有這樣一段經文：

張道陵曰：臣以愚劣，忝預道流，受命三天法師之任，既奉尊命，不敢藏情。

^① 《列仙傳·神仙傳注譯》，頁278。

同卷又說：

太上告曰：“善哉，善哉！子能建意作大法師。於此身後必得解悟，成无漏慧，登乎上清。”

《本際經》明確告訴我們，張道陵的“三天法師”之任是受之於天的。

（2）受法於天

張道陵積行累功，出凡入聖，拜太上道君為師，受三天法師之任。張道陵經常參與天尊或道君主持的法會，當面聆聽天尊、道君的教誨，當面向天尊、道君問道，並與同業之人論道。

①聽講

《本際經》卷第一敘述天尊為大衆說法，左玄真人法解、仙人普得妙行、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道陵得預斯集，餐甘露味，聞无上道。他們要求天尊宣說“大慈平等”、“成就五方嚴淨國土”、“優劣不同”、“有穢有淨”、“苦樂不等”之義，又向天尊提出穢土眾生如何免離苦難等問題，天尊一一作了回答，並告以修習三善行法，勸導衆生讀誦《太玄真一本際經》。

該經卷二記述元始天尊最後一次為大衆說法的情況。天尊與太上道君在協晨靈館為九億眾仙真上聖道界之人宣講秘要，開闡妙門。卷末，太上道君宣說諸法空寂，生死無別，唯有求道纔能早求解脫。

該經卷三述道君授道陵三洞妙文，告之以總括眾經之十二事：自然本文、神符、寶訣、靈圖、譜錄、戒律、威儀、方法、術數、記傳、讚誦和章表。道君解釋並說明十二事之妙用。

在該經第三部分，道君對道陵講說天尊本根源起，仙人紀法成亦得感動。道陵與太上大道君互相問難，紀法成向道君表達了“當竭身命擁護此法，為當來世開道津梁”的願望，受到道君的讚賞，最後，道君委命道陵將《太玄真一本際經》傳與有至心之人。

太上道君每次宣講道法，張道陵都在場聽講，如卷第三說：

是諸大聖、東海小童、四極真人、大谷先生、太真丈人、扶桑太帝、九皇上真、太素元君、上清太真、玄都仙王、太極元景君等無量之眾，受經畢訖，作禮而退，各還本國，忽然不見，天師治舍，還復如本。

太上道君說法的地點就在張道陵所住之處，張道陵也是聽眾中的一員。太上道君結束說法時，聽眾中的大聖、東海小童、四極真人、大谷先生、太真丈人、扶桑太帝、九皇上真、太素元君、上清太真、玄都仙王、太極元景君等等無量之眾返回各自的領地。

②問道

《本際經》多處描寫張道陵問道於太上道君，如卷第三云：

於是道陵從座而起，稽首道前，上白道言：“我自覲對天尊已來，未聞妙法神通感動乃至如此，心自欣慶，不知所陳，唯蒙慈愍，重垂告示。不審元始天尊未得道時宗祖所因，本根源起，其事云何？伏願顯示，令眾見明。”

道君答曰：“夫道，无也。无祖无宗，无根无本，一相无相，以此為源。了此源故，成无上道，而獨能為万物之始，以是義故，名為元始。既稱元始，何得復有宗本者耶？雖復運導一切，道為極尊而常處三清，出諸天上，以是義故，故稱天尊。亦曰高皇，高出无上，莫能過者，故号为高。皇者，光明也。以智慧光，照明一切，故号高皇。亦曰玉帝，其德真淳，閏益一切，不可染汙，諦了諸法，所說的當，定為物宗，故稱玉帝。諸如此等，名稱不同，隨順世間人君假号，引物歸依，使重尊敬，總一切有，名曰世間共所寶貴，号天尊也。”

於時，道陵避座而起，頭面作礼，上白道君：“臣以凡鄙忝預真儔，雖叨總司，多所不了，今蒙弘愍，示以眾要，

始知天尊神德巍巍，諒不虛矣，諸疑頓盡，无復餘滯，銜荷而已，非辭可謝。”

從這段經文可見張道陵對太上道君謙卑恭謹，太上道君也對張道陵愛護有加。

卷第六又說：

余時，太上重告太微帝君、青童大君、時大眾曰：“吾之正法皆以傳付太極法師徐來勒、三天法師張道陵，若於後世宣行此經，審有至心來請受者以盟五篇及升玄內教，稽首而傳，不須信誓。若未備者，對齋三日，以白素二疋為告玄之信。要須寫本五通，讀誦受行，講其義趣，授與能行，不得閉絕。卿等二君常加守護，勿使法師遇諸橫惱。明以資須，給其所乏，要令妙教必得流通。”

《本際經》表達一個意思是張道陵身懷濟物度人的高超法術，而他的法術就是受之於天的。

(3) 受令於天

張道陵在四川鶴鳴山修仙學道，築壇煉丹，利用符水治病救人，得秘書以及驅鬼之術，推行“正一盟威之道”。根據《本際經》的說法，張道陵是受天尊的命令向世俗大眾傳播道術的。

該經卷第一中，張道陵向天尊請問傳授《太玄真一本際經》之法，天尊告以“當觀其心”、“具十善願”，並以此經消災彌禍的故事勸戒受經之人“勤加用心，勿生厭倦”。該經卷第一有這樣一段文字：

張道陵曰：臣以愚劣忝預道流，受命三天法師之任，既奉尊命，不敢藏情。若將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來詣師門求欲請受，不審傳授其法云何？

天尊答曰：傳此經者不須法信，當觀其心，具十善願便可授之。何謂十願？一者，願離世間穢雜境土；二者，願得出家，舍俗恩愛，隨緣告乞，廣建福田，常行慈忍，永離人